

事实编派给他们。

历史科学容不得半点虚假,史事失实为中外识者所见笑尤在其次,重要的是不能达到总结历史经验,指导工作实践的作用。试飞历史失实难免把航空科学的试飞实践引入歧途,带来负面效果。让知名人士及与试飞无关人员搭乘试飞的飞机飞行,便是一例,故必须加以更正,以免错误辗转流传。

注:该英文记录的中译为:“这是中国制造的第一架飞机。1923年5月出厂。1923年7月试飞”。“乐士文”(以孙逸仙夫人名字命名)。”英文记录中的“1923年7月试飞”,当系指广州《民国日报》1923年8月11日第3页《大元帅亲临试演飞机》中的“连日试放(飞)”。

作者地址 510030 广州市豪贤路183号二楼

问题讨论

宋庆龄从未乘“乐士文”飞天

—配制“乐士文”的机械员证实

黄严

记得好像是1986年左右,孟力拿来一盒录音带要我译成文字,因录的是当年参加配制“乐士文”号飞机的广东飞机制造厂老机械员邝景祥(现已故)的广东话。这盒录音带是另一位机械员何展(已在香港病故)带同王延琬或与陈应明一起前往访问邝景祥录制的。兹将录音所得碎语记得的录于后:

“杨仙逸带同两个西人回来,其一花名(绰号)叫‘古气鬼’(后患大热病死了)专事绘制图样……造出一架(飞机)。其间,孙先生几乎天天都

来观察,十分关心,平易近人。孙、宋(庆龄)二人均未有坐过“乐士文”飞天。当年工厂的机械长是华侨仔张民权,他又兼翻译。随后我(邝)去漳洲国军49师航空队工作。赵强(广航三期甲毕业,赵甫明之兄——笔者)当队长,拥有“阿美罗”、“亚维安”等飞机,又有架三发低功率6座的旧机,系由周骧(广航三期甲)从香港飞回的。赵强曾就该机举行空中结婚,成为佳话。……

(关中人根据黄严1996年2月15日函整理)

问题讨论

对郭军同志所提问题的答复

韩明阳

《航空史研究》编辑部并郭军同志:您们好!

1995年9月25日,接到1995年第3期(总50期)《航空史研究》杂志,拜读了39536部队地勤战士郭军同志的大作“再论‘第一’”。看到“辽宁丹东(安东)浪头”几个字,心中感到很亲切,因为,此处是半个世纪前我在抗美援朝时作战的起降机场,在这里我和美国侵略军浴血奋战过,它记载着我年青时代的战斗经历。

紧挨着这几个字的上边,有这样一段话:“在同一期《航空史研究》(作者注:1994年第3期)上,再次刊登文章介绍我军大和岛之战时称王天

保用LA-11击落F-86为空战史上活塞式击落喷气式战斗机的首例,看来,胡其道同志在93年4期《航空史研究》上的努力有些浪费了。也许,作者是出于激励爱国之情,褒扬我军勇士的目的,但这样一来,就不免有些自欺欺人了,各位看呢?”(见1995年第3期45页)我反复看了几遍,引起我深深的思索,我感觉到年轻人研究历史,缺乏对时代背景的全面了解,只从字里行间挑语疾,很难抓住问题的本质。我对郭军同志指出的问题,除表示接受与感谢外,针对提出的问题,说几点个人不成熟的看法,与郭军同志商榷: